

盾与剑 (上)

[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 著

蒋锡淮 常亮 戴炯 译

宫铁燕 张天俦 谢盛根



盾 与 剑

(上)

〔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 著
蒋锡淮 常 亮 戴 炯 译
宫铁燕 张天传 谢盛根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二月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ЩИТ И МЕЧ
МОСКВА

2004/28

盾 与 剑
(上)

〔苏〕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 著
蒋锡淮 常亮 戴炯 译
宫铁燕 张天俦 谢盛根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 $\frac{1}{4}$ 字数362,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02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法西斯德国进行谍报工作的长篇小说。盾和剑是苏联公安人员配带的勤务符号上的标记。

全书以浩瀚的史料为背景，集中了千万个普通谍报工作人员真人真事的典型，通过主人公亚历山大·别洛夫的艺术形象，叙述了隐蔽战线上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9年亚历山大·别洛夫化名约翰·魏斯，肩负着打入敌谍报要害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随同党卫军要员的侄子海因里希·施瓦茨柯普夫由拉脱维亚移居德国。他巧妙地与敌周旋，当上了谍报局老牌特务施泰因格利茨的司机，潜伏了下来。在德军入侵苏联前夕将情报送回国内。在波兰，他领导了祖博夫的地下武装小组与敌人开展斗争。他争取了海因里希，使之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他凭借机智和勇敢经受了种种“考验”，化险为夷，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受到敌谍报头目的赏识和重用。魏斯利用种种机会，破坏了敌人派遣特务去苏联的工作，继而又打入敌保安处，担任秘密信使，出生入死，掌握了大量机密，揭露了英美和希姆莱等人秘密谈判企图单独媾和的内幕。最后，在德国土崩瓦解的前夜，破坏了敌人企图灭绝集中营的罪恶计划，拯救了一大批战俘的生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书中还通过主人公的活动叙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反希特勒的密谋，杜勒斯派密使访德等等。此外，作者用相

当大的篇幅描述了第三帝国首脑人物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鲍曼，以及盖世太保和谍报界头目卡纳里斯、缪勒、卡尔登勃鲁纳等人的滔天罪行，他们的丑恶形象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内幕以及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小说情节错综复杂，惊险曲折，高潮此起彼伏，峰峦重叠，引人入胜。人物刻划栩栩如生，文笔细腻生动，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上

(1)

1940年夏，一名日耳曼族苏联公民在里加被杀。

拉脱维亚刑警局查明，杀人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枪械，枪弹内装有氰化钾药囊，炸裂时能产生有毒气体，顷刻之间受害人便无声无息地死去。

死者身上的戒指、手表、钱包等贵重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其中一部分又在阴沟洞里找到了。这就排除了为抢劫而杀人的假设。很可能，这是一次预谋的恐怖行动。

被害人是一位无线电技术专家——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工程师。

他的儿子海因里希·施瓦茨柯普夫，是里加工学院的学生。他闻父亲遇害后震惊若呆，竟不能提供任何线索。

刑警局传讯了由弗里德里希·孔茨开的一家汽车修车厂的钳工机械师约翰·魏斯。

约翰·魏斯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曾在施瓦茨柯普夫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为他安装所需的一些仪器。此外，魏斯和施瓦茨柯普夫常有来往。小施瓦茨柯普夫爱好摩托车运动，魏斯是个修车好手，他为海因里希改装了“声达普”牌摩托车，并帮助他赢得了摩托车比赛的奖杯。据了解，魏斯经常参加“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民联盟”的会议，并在工余时间为该组

织的大区区长谢巴斯蒂扬·封克律师开车，还免费为他修车。

审讯中，约翰·魏斯表现极其沉着，回答问题闪烁其词。年轻的侦讯员忍不住责备这个和死者同属于日耳曼族的魏斯，为什么在自己同胞被害之后，不愿在审讯工作中提供帮助。魏斯却回答说，他对于被害人恰好是自己同胞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现在拉脱维亚人对德国人十分仇视。

侦讯员听了这话非常气愤，斥责他作为一个青年工人，说这样的话应当感到害臊。“难道你不懂得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来联合各民族的全体工人吗？”

侦讯员也是一名年轻的工人，不久前才从一家玻璃厂调来担任刑警工作。他对这项工作既不熟悉，也无天赋。在无奈之中，他把这些个人的情况也对魏斯讲了，希望能打动对方。但魏斯态度始终冷漠。

离开刑警局，魏斯进了一家咖啡馆，要了啤酒、香肠，不慌不忙地用了早餐。然后，他乘电车前往“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民联盟”大区区长谢巴斯蒂扬·封克律师的住处。在离封克家门口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接着，一路小跑向前奔去。

谢巴斯蒂扬·封克是一个肥头大耳、两眼挤成细缝、脖子和下巴差不多一般粗的人，鼓鼓的大肚子把腰带崩得紧紧的。他正在大门外边不耐烦地踱着步子。等到魏斯把一部老式的“阿得勒”牌汽车开到他面前，他一面吃力地钻进前座，一面发问：

“凭什么让我等车，而不是车等我？”

魏斯简单地回答说：

“对不起，封克先生。不过，我遇到了很不愉快的事。”

“你还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封克鄙夷地斜了他一眼，接着又说：“今天我倒要给你来点不愉快。”随后，他又平静下来，问道：“唔，你有什么事？”

魏斯一五一十地讲了刑警局盘问他的经过。封克听着，脸色随之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司机的肩头。

“如果他们要把你关起来，这不要紧。他们要的是德奸、是叛徒，可你是个地道的德国人。”

“封克先生，您是了解我的。我恳求您，一旦需要，请做我的辩护律师。”

“根本谈不上需要，”封克不以为然地说道，“你是工人，他们是不会怀疑工人的。”

“我算什么工人！”魏斯急忙分辩说，“您知道，我本来是指望当农场主的。可我并不了解，农场已不属于我姑妈了。”

“不错，正因为你不知道，你才服侍卧病的姑妈好几个月，那样尽心，人人都夸你是个少有的好青年。你别大惊小怪，我身为区长，了解你的全部情况，甚至你本人都不了解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可是我确实是爱我的姑妈的。当然，没得到遗产，我也感到伤心。”

封克点了点头。

“我认为，你在墓地上痛哭流涕，那既是哭姑妈，也是在哭遗产……”然后又冷冷地问道：“你究竟是回德国，还是留下来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还在犹豫吗？”

“封克先生，”魏斯说，“现在我已经决定了，要回去，尽快回去。”

“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以前呢？”

“今天在刑警局我才明白这边对德国人的态度有多恶劣。孔茨先生向我许过愿，让我当修车厂的名义老板。我本以为在这里的前途可能会比国内好些。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修车厂肯定会给查封的，那时我就只好去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了。与其在这里当工人，还不如回国当一名士兵哩。”

“我现在才听到了德意志血统的心声！”封克赞许地点了点头。

傍晚，魏斯洗完了车，正在用麂皮擦拭玻璃，封克来到了车房（他以前是从来不来的），问道：“你打算今天到施瓦茨柯普夫儿子那里去吊唁吗？”

“他父亲待我一向很好。”

“这我知道，”封克不耐烦地说，“不过，我不明白为了什么。”

“他的订货我一贯完成得很好。”

“还有呢？”

“有空我还给他帮帮忙，他是个发明家啊。”

“他搞的是什么发明？”

“可惜，我文化低，弄不清他搞的是什么东西。”

“是啊，你的脑袋瓜子真够笨的。”封克说话毫不客气。他又放低嗓音，一字一板地说道：“你现在听我说，你虽然已经决定回国，但不等于你一定走得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要是海因里希·施瓦茨柯普夫也走，我们就可以让你走。应当让他知道，要他回国，这是他父亲的遗愿。”

“难道他不知道吗？”

“他一直不知道。不久前鲁道夫给我写过一封信……你告诉海因里希，我这里有这样一封信。”

“也许，把信拿给他看，会更省事些。他一向是按他父

亲的愿望行事的。”

封克皱起了眉头，但随即用缓和的语气说道：

“约翰，我信任你，如同信任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实话对你说，这封信我丢了。我想，准是内务人民部的特务弄去了。杀害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的就是他们。以前他们需要这位精通军事通讯技术的优秀工程师，可是一旦知道他要回国，就下了毒手。”封克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让他的儿子回归祖国。海因里希的叔父现在是德国的一位大人物，他一心想拥抱自己的哥哥和侄儿。我曾经答应过鲁道夫，他父子回国后，将受到比我们任何人都要高的优待。”说完又问道：“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我就跟海因里希讲，如果他同意日内动身，我将是他最诚实的旅伴。”

“是这样，不过你也得感谢我。”封克提醒他，“没有我的同意，你休想离开此地。”

甚至最高明的化妆师也无法改变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脸上那恐怖的神色。为了让他显得安祥一点，死者的脸部被蒙上了一层黑纱。

住在里加的德国人都不大喜欢施瓦茨柯普夫，因为他对于有权势的同胞态度傲慢，而对犹太族的哥德布拉特教授却分外尊敬。同犹太人交朋友，被认为是向德国人的挑战。

据传，施瓦茨柯普夫曾让自己的儿子向哥德布拉特教授的女儿求婚。因此，人们议论说，如果理论家哥德布拉特的工作和工程师施瓦茨柯普夫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创造出大国都要感兴趣的成果。

从外表看，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板着面孔、态度傲

慢的鲁道夫给人以性格坚强、行动坚决的印象，而实际上他却是个喜怒无常、神经过敏、病态自尊的人。

施瓦茨柯普夫之所以不愿移居德国，主要原因在于他那个成为希特勒帝国堂堂大人物的弟弟。他认为此人是个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德国人。这个弟弟是他母亲在世时父亲和女佣人的私生子，后来才正式收养。如果他回国，此人肯定会利用权势对鄙视自己的哥哥进行报复。也许他会作出宽容的姿态，对哥哥施予庇护，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会要求哥哥尊重自己的生母，即原先的女佣人安妮，如今寡居的冯·施瓦茨柯普夫夫人。

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在无线电技术方面可说是无所不知，但却不谙世故。

对法西斯主义，他采取容忍的态度，认为这是战后处于被管制地位的民族盲目绝望的表现。在他看来，德国人的思想是一心要统治全世界，并且有一种为了祖国甘愿牺牲生命的盲从精神，而别国人民只具有人类的正常思维，这就是德国目前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原因。

鲁道夫的弟弟、党卫军少校维利·施瓦茨柯普夫曾多次写信给大区区长封克，要求他采取断然措施让鲁道夫回国。他说，拉脱维亚如今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哥哥继续留在那里会影响他本人在党内的前程。

在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遇害前不久，拉脱维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曾前去拜访这位工程师，就提名他担任研究所所长一事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施瓦茨柯普夫答应考虑。

就在当天，封克事先未打招呼径直前来找施瓦茨柯普夫，怒气冲冲地指责说，里加的德国各界人士认为施瓦茨柯普夫的行为是对帝国民族利益的背叛。

这位区长先生还向鲁道夫提出了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党卫军少校弟弟，这使鲁道夫的自尊心受到了刺伤，并为此深感痛苦。但海因里希对父亲内心异常之激动似乎并未察觉。

魏斯给鲁道夫送来了定做的仪器。活儿做得特别精细，而且还有一些图纸上没有的技术改进。这时候鲁道夫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魏斯在鲁道夫面前并不拘束，但也很有分寸。鲁道夫一向看不惯那些吊儿郎的人，因此很喜欢他。

魏斯的态度不卑不亢，他乐于助人，服务周到，然而身上却没有半点逢迎讨好的影子。看得出来，他对这位客户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无线电技术的兴趣并不超越他所承接的定货范围。每当鲁道夫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要进行的工作时，魏斯总是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自己文化程度低，很遗憾，难以理解鲁道夫所谈的技术构思。

魏斯和海因里希·施瓦茨柯普夫很要好，但不论是对鲁道夫还是对他的儿子，他的态度都十分谦逊谨慎，时刻注意到他和他们之间地位的不同。

海因里希却不管这些，一再说，约翰是他真正的朋友，甚至把他带到哥德布拉特教授家里去。教授的女儿贝尔塔每逢星期日都邀请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到自己家中聚会。虽然贝尔塔还在音乐学院学习，但已经举行过多次音乐会，不仅在拉脱维亚，两年前还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演出过。在音乐聚会上，魏斯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开饭前他下厨房，给女厨师帮帮忙：把火腿切成薄片作夹肉面包，开酒瓶塞，敲碎冰块制鸡尾酒……

海因里希曾经问过约翰对贝尔塔的看法。约翰说：

“漂亮！”

“嗯，还有呢？”

“有天才……”

“嗯，继续讲，”海因里希急切地等待着魏斯的回答。

“因此她会出名。”

海因里希神色黯然，神经质地耸动着肩膀，说道：

“一点不错。所以她需要的是一个跟在她身后为她提着皮箱陪伴她周游各国的丈夫。我父亲为了他自己的打算，想让我娶这个高傲的犹太女人。他想和她父亲合伙兴办‘鲁道夫·施瓦茨柯普夫’公司”。

“你为什么认为她是个高傲的女人呢？”

“因为她想以她的钢琴主宰听众，就如同我们德国人想统治世界一样。”

“啊，这并不是一码事……”

海因里希有所不满地说：

“父亲大概不太同情法西斯主义。父亲一心想控制哥德布拉特，把他的设计思想变成专利，自己则成为这家出售技术设计思想的公司的唯一主人，并以此为手段，让世界上最大的康采恩俯首听命。”

“他是个技术迷、幻想家。”

“但他是个很有天才的人。可是我呢？”

魏斯犹豫了片刻，说：

“你精力太分散。我看，你过分热衷于体育运动。”

“这样可以帮助我什么都不去想。”

“依我看，什么都不想是不可能的事。”

“我就是努力去做不可能的事。”海因里希语气生硬地结束了这场对话。

近几个月来，约翰·魏斯一直陪着海因里希去摩托车赛场练车，或到海滨驾驶摩托艇。

大约三个月以前，有一次他们出海，遇上了恶劣天气，风暴骤起，一个大浪掀翻了摩托艇，魏斯救起了海因里希。后来，当海因里希郑重其事地说，此举将使魏斯扬名全里加市时，他却请求海因里希不必张扬，如果此事见报，修车厂老板弗里德里希·孔茨就会把他辞掉，因为摩托艇修理厂的老板们会控告孔茨派工人去修理摩托艇，违反了商业法。

海因里希答应了约翰的请求。他把魏斯的克制看成是天性的局限：毫无激情，缺乏崇高情趣，把他的明智看成是循规蹈矩为特点的德国民族性的实用主义表现。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魏斯不大肯谈自己的童年，推说早年便成了孤儿。他曾在一个属于俄国侨民的农场里干活；等到他的姑妈感到孤独，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收养了他。这时，他才体验到亲人的爱抚。姑妈的养育使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德国人。她有不少藏书。他从书本中才对自己的祖国有所认识。他当然是爱自己祖国的，可惜的是了解得太少。“联盟”俱乐部的讲座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丰富。

魏斯纯粹以海因里希的私人机械师的身份出入摩托俱乐部，从来不擅越技术工人和真正运动员之间的界限。他从不拒绝赛前对车辆的机修检查，随车在当地小修，但是，活一干完，就在单据簿上开好帐单，撕下来交给车主。如果谁拖延付钱，他就会不满地皱起眉头。如果给的钱格外地多，他便客客气气地说声“谢谢！”但从不露出笑容。

他对运动员们彬彬有礼。虽然一些身穿紧身皮衣、线条毕露的女郎对他有意，但他从不允诺陪任何人回家到远郊

去。有一次，海因里希笑着问他是否怕失去童贞，约翰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最怕失去修车厂的顾客，因此只能遵从弗里德里希·孔茨先生的要求，循规蹈矩。

海因里希把这称作是奴才心理的表现。

约翰的回答是：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为了工作不得不放弃许多乐趣。

海因里希冷笑一声：

“要是我的话，单凭阶级对抗的心理，也得收拾收拾这些资产阶级，何况，你还有一副适合于这种事的外貌呢！”

约翰耸耸肩说，他现在虽然是工人，但不等于他一辈子永远要当工人。

“啊，不错。”海因里希又冷冷一笑，“你指望一旦回归帝国，就可以大展宏图了！”

“不，”约翰回答说，“我倒不幻想什么锦绣前程。我知道，一到德国就会让我去当兵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要回去了。”

“我不免还在犹豫，”约翰神情忧伤地承认，“可是，我是个德国人。我的义务高于一切，虽然我也明白，当兵并不是值得羡慕的事。”

“别泄气，老伙计！”海因里希表示体谅地拍拍他的肩头，“维利叔父在国内仍然对我怀着亲人的感情。他是个大人物。即使我和父亲不回德国，我们，就是说我还是会为你写一封信给叔父的。他准会给你安排一个比较适当的职位。你可以放心。”

“能这样做，我真感激不尽，”魏斯谦恭地说，“感谢你、你父亲和维利·施瓦茨柯普夫先生。”

“唔，父亲倒不怎么喜欢他，认为他是个下贱坯，不配

享有我们家族的荣誉。叔父曾盛情邀请我前去。他写信说，已经在布拉格专门为我订购了一部跑车。叔父在布拉格是当地纳粹首脑身边的红人。他现在又回到柏林了，不过他信中说，准备到新德意志的新国境迎接父亲和我，还说，新国境离我们之近，是我们料想不到的。”

“车子是什么等级的？”约翰感兴趣地询问着。

“叔父信里详细叙述了车子的全部技术性能。”

“我倒很想了解一下。”

“请看吧，”海因里希说着，把信递给约翰。

魏斯问道：

“你不介意吗？”

“哪里话！”

魏斯把信浏览了一遍，兴高采烈地喊道：

“祝贺你！车子棒极了。”忽然想起答应老板要干一件急事，忙着回去了。

(2)

约翰·魏斯系上一条黑色领带，来到施瓦茨柯普夫家。女管家在客厅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枝形吊灯披上了黑纱。

海因里希在父亲的书房里没有出来。女管家告诉约翰，小主人在那里等他。魏斯本以为会看到海因里希悲痛欲绝的样子，可是他却显出一副铁石心肠，在那里认真地清理他父亲的文件，把它们装到两只大皮箱里。魏斯不禁愕然。海因里希没有和约翰握手，劈头便说：

“我要走了。叔父打了电报来，说要接我。”随后又顺

便说了一句：“你打算随我一起走吗？”

魏斯点了点头，说：

“还要看区长封克先生给不给我办理出境手续。”

“我说一句话，封克就会办的。”海因里希神气十足地说。接着，又恶狠狠地说道：“叔父信中说，盖世太保会收拾这个家伙的。封克事先应当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在策划谋害父亲，可他并没有设法救他。我深信不疑，封克就是苏联特务。他自己也觉着他是我父亲被害的间接罪人。赤党分子需要恫吓那些决心离开苏维埃国土的德国人。可是封克却一口咬定，他并不知道他们要向哪些人下手。”

“对封克早就有了怀疑了吗？”

“我不管迟早！要紧的是他本人不打自招，罪责难逃。”

这时，贝尔塔·哥德布拉特走进房来。海因里希看了她一眼，说：

“啊，你穿黑衣服真漂亮！”

姑娘对这话显得不介意，也许真的如此。她用细长的手指柔情地轻轻碰了碰海因里希的肩头说道：

“爸爸的心脏病患了，他请你原谅，不能来看你。”她一面摘下黑色的手套，一面说：“有人请我去莫斯科举办音乐会，我拒绝了。”她垂下眼帘，仿佛是在解释拒绝的原因：“海因里希，你正在居丧。”

海因里希肩头一耸。

“犹太人去莫斯科，德国人去柏林！”回头望了魏斯一眼，目光指着贝尔塔，问道：“挺欣赏吧，是不？！她穿黑的就是好看！可是你在德国就不会见到一个犹太女人为德国人吊丧。”

贝尔塔高傲地昂起头。